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笑問客從何處來：南臺灣與東南亞華人的方言情感

From Where Come Thee: The Affinity with Dialects among Southern Taiwanese and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doi:10.6752/JCS.201512_(21).0014

文化研究, (21), 2015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1), 2015

作者/Author：熊婷惠(Ting-Hui Hsiung)

頁數/Page：254-259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5/1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512_\(21\).0014](http://dx.doi.org/10.6752/JCS.201512_(21).0014)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笑問客從何處來：南臺灣與東南亞華人的方言情感 From Where Come Thee: The Affinity with Dialects among Southern Taiwanese and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熊婷惠¹

Ting-hui HSIUNG

林玉玲在〈中國尾聲：霸權、帝國與後殖民想像的間隙〉思考自小在馬六甲這個多方殖民力量匯集折衝之處的經驗，乃至在美國成為公共知識分子對「帝國」議題的反思。有趣的是，主標題「中國尾聲」似乎與近年來中國崛起、四海之外皆是中國人的實際情況有所落差，中國到了尾聲嗎？顯然不是，否則王智明不會在論壇導言〈距離如此接近〉中提問：「當中國從殖民記憶與失憶中重新崛起的時候？跨境跨語的『馬華』如何面對作為政治與文化霸權的『中國』？」（王智明 2015：201）。中國一曲非但沒有奏到尾聲，反而是以進行曲之昂揚姿態「重新敘述自己的帝國歷史，以合法化其領土宣稱，好在地緣周邊的軍事空間展現硬實力，因此它也試圖納入離散華人的前導歷史……以突出其帝國過去的廢墟」（林玉玲 2015：217）林玉玲所指出的中國尾聲旨在提醒我們必須在想法與視閥上轉變，她由馬六甲舊街屋保留下來的地磚背後的遷徙史體悟出中國視角的尾聲，並試圖開啓更為開闊宏觀的帝國殖民時代視野。如她所言：「在後殖民時代的所有主體，也都被廣大的帝國歷史所串連，並於當世裂解成為全球化的跨國關係」（林玉玲 2015：223）。

「中國」對自小成長在高雄眷村的我來說，無疑就是生活的一部分。鄰居伯伯或當年仍有少數幾位學校老師所說的，帶著各式腔調

1 熊婷惠，國立中山大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電子信箱：hsiungtinghui@gmail.com

的漢語，就是我幼時所聽到的「中國」。然而，我成長的眷村並非白先勇《臺北人》裡那種外省官夫人到各家打麻將、聊是非的純外省人眷村。眷村裡我認識的鄰居媽媽們多為臺灣人，來自臺南鄉下、花蓮、金門各地，講的全是閩南語，就像王童《香蕉天堂》裡拍的老芋仔的故事。帶著中國各省腔調的國語，加上臺灣南腔北調的閩南語，是我從小聽到大的協奏曲。新千禧年政黨輪替，陳水扁政府八年執政之下，中國變成社會上亟欲擺脫的包袱。臺客文化風行，臺語或臺灣國語象徵臺灣草根精神，在南部有了得說閩南語才能通行無阻的潛規則。我也開始學會語言變成一種表演的姿態，作為一種搏感情的籌碼。尤其是當臉龐無法成為辨識我與他人的不同時，聲音與腔調便成為我的標記與身分，甚至作為異己如何回應我的參照點。

回到王智明的提問，「跨境跨語的『馬華』如何面對作為政治與文化霸權的『中國』？」(2015: 201)。這個問題對我來說還是將「中國」擺在對面以便讓「馬華」能夠去「面對」，仍舊呈現出一種思維：離散於中國之外的炎黃子孫如何去迎面正視身為「華」人所帶來的「生物性後裔」的認同包袱（林玉玲 2015：221），這種認同包袱正是林玉玲在〈中國尾聲〉的深刻觀察。如王智明於導言所言：「在中國崛起的當前，僑社的華人／中國認同，正被當前的霸權中國所挪用，轉而消除了在地的多元風貌與複數歷史」（王智明 2015：200）。至此，討論圍繞在「馬華」因為其華人臉孔帶來的「生物性後裔」標記，一則使得離散華人的懷舊歷史書寫有被挪用為壯大中國帝國想像之嫌，一則反倒成為「反攻大陸」的施力點，如諸多華裔評論家一直以來以其華人血統賦予的正當性來反思中華屬性(Chineseness)。²華人臉孔象徵著與中國的連結，正如洪美恩(Ien Ang)在2001年的著作《論

2 如 Rey Chow, *Writing Diaspora: Tactics of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Wang Gungwu, *The Chineseness of China: Selected Essay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Wang Ling-chi, "The Structure of Dual Domination: Toward a Paradigm for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Amerasia Journal* 21.1-2(1995): 149-69; 王德威。《後遺民寫作》（臺北：麥田，2007）等人思考中華屬性對不同地區或國家的離散華人後裔所賦予的意義如何展現出各異其趣的時代／空意義。

不說中文》(*On Not Speaking Chinese*)中所提及的，在她的生命經驗中，中國臉孔在她身上印記著「華僑」身分，她必須不斷地解釋這張臉帶給她的窘境：「我生著華人臉孔，那麼為什麼我不說中文呢？」(23)。

2013年我有幸獲得國科會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的獎學金，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進行為期七個月的研究計畫，趁著地利之便，到了鄰近的馬來西亞、印尼與泰國實地體察當地華人的生活經驗。中國移民的激增以及大批陸客團在世界各地的足跡，使「說中文」這件事變成不只是中文母語者自然而然做出的行為，而是經過算計後的利益行為，依據場合選擇說或說何種「中」文，普通話？國語？或是方言？再者，華人在上述這幾個國家已歷經好幾代的落地生根，語言與中國臉孔已不再是密不可分的連結。

唐朝賀知章〈回鄉偶書〉中「笑問客從何處來」，原意是詩人嘆久客他鄉、發抒傷老之感。然而，在閱讀過晚近興起的華語語系相關論述之後，此詩的刺點卻落在了「鄉音無改」。聲音與腔調成為焦點所在。史書美與王德威的華語語系表述皆肯定方言、鄉音、或在中國之外的漢人群聚地所發展出來的地方混雜語，這些不同於中州正韻的各式腔調，恰恰成為華語語系文學研究冒現與蓬勃之因 / 音。³如王德威所言：「語言，不論稱之為漢語、華語、華文，還是中文，成為相互對話的最大公約數。這裡所謂的語言指的不必只是中州正韻語言，而必須是與時與地俱變，充滿口語方言雜音的語言」(2015: iii)。就我在新加坡的經驗底下來看，華人方言也許在操用英語等同於國際化與繁榮進步的新加坡情境下被視為市井小民的語言，但在中國移民或陸客大舉邁入獅城之際，方言倒變為一種工具，區別與中國人的不同。

3 相關論述不一而足，但以史書美與王德威兩人對話最為熱烈，可見：Shu-mei Shih, "The Concept of Sinophone," in *PMLA* 126(3): 709-19; Shu-mei Shih, "Against Diaspora: The Sinophone as Places of Cultural Production," in *Global Chinese Literature: Critical Essays*, edited by Jing Tsu and David Wang (Leiden: Brill, 2010), pp. 29-48; Shu-mei Shih, *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王德威, 《華夷風起：華語語系文學三論》(高雄：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 2015) 等。

此處的方言，以我的成長背景而言，指的是閩南語／福建話，由是之故，當我說閩南語時，能區別我和不會說閩南語的中國人的差別。⁴

臨行新加坡前夕，已從網路上諸多遊記及朋友口中得知，新加坡人相當歡迎臺灣人，當然是因為與中國遊客的對比。有些教戰守則，例如：在新加坡若想獲得尊重或是受到熱烈款待，第一是英語口音要道地，雖然新式英語(Singlish)可以用來扮演當地人以及與當地人搏感情的工具，但要「通行無阻」還是得一口道地英語或美式英語，尤其在公家部門或是銀行機構更是如此。但在一般遊客地區，則會被建議，講福建話即臺灣人說的臺語最好，因為可以跟陸客劃清界線。但若是說國語也無妨，華人店家多半能辨識出臺灣人的國語與中國普通話的腔調差別。我記得有次在牛車水的店家，我不過是很順口地問了幾句，店家當下真是「笑問客從何處來」，笑臉盈盈地問我是否是臺灣來的，之後甚至熱絡地交談了幾句。初到新加坡時，由於眼見幾乎都是華人，一開始並未調整自己的語言模式，常常一出口就是國語。這樣的「脫口而出」(slip of tongue)其實正落入了洪美恩所批判的華人臉孔與說中文聯結的思維中。

這樣的思維，在之後的馬來西亞、泰國和印尼旅行出其不意地被挑戰了。首先是在馬來西亞檳城巴士站等車時歷經了一次觀念上的翻轉。當時在旁一同等車的馬來安娣突然朝我說出了好幾句馬來文，我猜想是在說巴士時常誤點，等了好久還沒來。她突如其來的熱情，讓我在回答她說我不是馬來西亞人時有些不好意思，像是潑她冷水一番。類似情形也發生在曼谷，當我在地鐵站等電梯時，身旁一位年輕上班女性也是突然轉過頭來朝我說出一連串泰文，由她頻按電梯按鈕來看，我猜測她大約是在抱怨電梯等好久還不下來。我沒有插嘴的時機，直到她講完後，我才解釋說我不是泰國人，免得她覺得她講的熱情我卻一點回應也沒。在印尼巴厘島ULUWATU等待日落時，遇到看

4 新加坡華人的使用方言除了福建話外，尚有潮州話、海南話、粵語與客語。而中國遊客，也必然有說這幾種語言的人，然而，即便是說粵語，廣州的粵語與香港的粵語也非完全互通。因此，我推測，新加坡華人的粵語與中國遊客的粵語仍然可從字詞與腔調來區別出不同。

起來如我一般的遊客，後來才發現他們是當地講印尼話的印尼華人。這些經驗指向一件事：華人臉孔不再是得說中文的印記。在東南亞落地生根甚久的華人，儘管仍公開保有華語文教育，早已成為說當地「國語」的華裔子民了。我的華人臉孔對當地人來說非但不是外國人的象徵，反倒讓我成為本國人。而我不知所措、無法回應的啞口無言狀態，使得講中文的中國或中華民國在此時被架空、被懸置。我會說中文的能力在此刻反而成爲一種欠缺，我必須用英文去解釋我聽不懂亦無法說馬來文及泰文。觀看的位置由我身爲華人以爲其他人會視我爲華人，並跟我說同樣的中文，移轉成我身爲華人但其他人視我爲當地人，並預設我會說當地語言。在這時刻，才是擺脫了一種由中國看我自己的視角，驚覺自己是從馬來西亞視角或泰國視角被觀看。

連繫起離散華人後裔之間的網絡，除了宗教信仰、傳統習俗等文化記憶外，方言要比官話來的實際。在普吉島舊城的雜貨零嘴店，有位約五、六十歲的老闆娘，她聽我跟我同學指著包著鳳梨餡料的糕點說到「鳳梨」兩個字，便滿臉笑容地比著那包糕點，操著我聽起來像是臺語的語言說：「鳳梨好吃！好吃！」遠在普吉島的沒落舊城中，這句話聽起來無疑令人興奮，是種他鄉遇故知之感，自然不作他想地買了那包鳳梨糕點。也是在普吉島舊城的三山天后宮廟埕，聽到臺語的頌神歌曲，加上廟名、門柱上對聯、與廟前插的旗幟上都是寫著中文字，我的好奇心油然而生，便進去詢問廟方人員爲何播放臺語歌，他們都聽得懂嗎？可惜當時的廟方人員只有一位聽得懂英文，回答我他們聽不懂歌詞，但也就是照往例播放罷了。回到曼谷唐人街的天華醫院觀音廟，我抱著實驗心態用閩南語試著和我身旁的中年媽媽討教抽籤流程，一陣比手劃腳，看似也能溝通。這三次經驗卻又是另一種體會，因爲華人離散世界各地的緣故，方言竟變成中文以外的溝通方式。這並非要用方言得以聯繫情感的說法來助長中國帝國那炎黃子孫滿天下的想像，而是想提出，在我們無法更改與否認（亦毋需否認）華人離散歷史的情況下，面對異己時所說出的語言與腔調，或是會被用什麼語言回應，已經具體表達了離散華人後裔所面臨的種種複雜身分，與因地、因時制宜的身分展演。其中牽涉到國家主體意識的建

構（如臺灣）、中國遊客興起的全球化現象，以及華人移民與遺民⁵所傳承的文化記憶等力量的彼此拉鋸。我們思考的不只是「不說中文」，還有爲什麼仍說方言。

引用書目

Ang, Ien. 2001. *On Not Speaking Chinese: Living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 London: Routledge.

林玉玲 (Shirley Geok-In Lim) 著，王智明譯。2015。〈中國尾聲：霸權、帝國與後殖民想像的間隙〉，《文化研究》第二十一期，頁206-225。

王德威。2015。《華夷風起：華語語系文學三論》。高雄：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

王智明。2015。〈導言：距離如此接近〉，《文化研究》第二十一期，頁200-205。

5 「遺民」一詞乃王德威以「後遺民寫作」系譜來討論臺灣小說家如朱天心與駱以軍等人的作品時所創詞彙詞，相關討論請見王德威，《後遺民寫作》（臺北：麥田，2007）。